穆堂別稿

穆堂別稿卷之三十九

臨川 李紱 巨來

題跋上

書周麟之孫氏春秋傳序後

麟之浮薄小生其迷父訓亦未必然否則其父亦妄人也其謂荆公欲釋春秋以行于天下而莘老之傳已出一見而有惎心自知不能復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于學官不用于貢舉鄙哉斯言固不足置辨而後世無識之士沿訛襲舛據爲實有之論實有之事因以詆諆荆公曾無有識其爲謬妄者則

不容以不辨也嘗試平心思之荊公欲釋春秋尚未著書他人何由知之見孫傳而生忌詆其傳足矣何至因傳而詆經詆傳易詆經難舍其易爲其難愚者不爲而謂荊公爲之乎荊公之才與學固十倍于莘老荊公著作日月不刊乾坤並永莘老之文集無傳惟此書僅存余嘗取而覩之十駁四五謂荊公不能出其右豈不謬哉斷爛朝報之說嘗聞之先達謂見之臨汝閒書蓋病解經者非詆經也荊公嘗自爲春秋左氏解十卷言精核辨左氏爲戰國時人其明驗十有一事自來治經者未之能及其高第弟子陸農師佃龔深甫原並治春

秋陸著春秋後傳龔著春秋𦔮遇疑難者輒目爲闕文荆公笑謂闕文若如此之多則春秋乃斷爛朝報矣蓋病治經者不得經說不當以闕文置之意實尊經非詆經也至謂不列于學官不用于貢舉則更未然宋初取士畧因唐制宋史選舉志論科目學校之法謂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熙寧四年二月改法罷諸科而分經義以取進士今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則儀禮與三傳三史開元禮皆罷不獨春秋也且據續通鑑是年八月即書復春秋三傳取士是改法之初尚

未施行而三傳旋復也漢初春秋止公羊續添穀梁東漢始立左氏唐宋以來列在五經之春秋則左氏而已如周禮爲六經神宗止用五經故去左傳而存周禮以春秋之經文論自當勝于周禮若左氏詞繁而志寡則未必優于周禮也蓋六經之文易書詩周禮禮記並因文可以見義惟春秋止于書事其義難知故三傳之說互異夫道一而已異則必非聖人所書之義也非聖人之義而特出于左公穀三子之說安見其優于周禮也哉漢儒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書朱子亦以爲周公之遺典廣大精密宋以前治經未有遺周禮者若古來

治春秋者治三傳而已治經不猶愈于傳乎三傳互異莫之適從故治者少元祐之後至于今未有治三傳者孰廢之耶今之治春秋者治胡傳而已胡傳豈盡合于聖人之意耶惟束于一說故猶有業之以應舉者而春秋之義實未嘗抱遺經究終始可謂之治春秋乎宋時攻王氏經學者無若楊龜山然龜山敘莘老此書謂熙寧初崇儒尊經訓廸多士以三傳異同無所考正于六經尤爲難知故春秋不列于學官非廢而不用而士方急于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耳龜山親見熙寧之政其論如此麟之晚出孫書于家傳三世之後乃撰爲無稽

之言以誣荆公而六百餘年莫有爲之辨者蓋科舉之習束書不讀不治經故莫知議論之得失不治史故莫知古事之是非也余嘗覽陳氏書錄解題稱蜀州晉原王晳遂寧馮正符信道撰春秋得法忘例論三十卷蜀守何剡上之以中丞鄧綰薦得召試賜同進士出身王安石亦待之厚此亦可見貢舉不以取士之說之妄巽岩李氏云信道當熙寧九年用御史中丞鄧文約薦召試舍人院賜出身鄧嚴事荆公不敢異乃先以春秋得法忘例論言于朝初不日宰相不喜此亦見臨汝閒書者文獻通考引用之巽岩去荆公時亦未遠其言如此

則謂荆公詆春秋者皆誤信䟽之妄語者也信道從進

以春秋論薦荆公猶待之厚况莘老其所素交豈有甚

其書遂併詆聖經之理宋史莘老本傳稱安石早與覺

善驟引用之將援以爲助熙寧二年由越州通判召知

諫院同修起居注知審官院比言䘮縣追呼抑配安石

請遣覺行視虛實覺謂非臣事乃以反覆出知軍州史

又稱覺有德量安石退居鍾山枉駕道舊從容累夕迨

其沒又作文以誄由是觀之二人之交始終生死未嘗

渝莘老固賢非荆公有德量亦安能獨賢荆公之德量

如此安得見其所著書即甚之且遷怒于聖經哉又按

荆公卒于元祐元年年六十有八莘老元祐元年始拜

諫議大夫進吏部侍郎又擢御史中丞卧疾然後求提

舉舒州靈仙觀以歸而卒年止六十三是莘老之年小

于荆公殆十餘歲而邵輯敘文謂公晚患諸儒之鑿始

爲之傳則莘老此書無論荆公未嘗忌蓋亦未嘗見之

也麟之妄造鄙言後人信之其陋亦無異于麟之矣康

熙五十四年春

勅修春秋傳說彙纂余于莘老說頗嘗采取而于麟之序未

暇駁焉今特補而論之

書孫倖傳後

王荆公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正之與子固並稱子固
固公所推以配荀楊者也正之則後世之人少有知其
姓名者余嘗考之王曾文集及宋史列傳疑而莫能決
與余同時爲翰林官稱博聞強識者推吳門何屺瞻惠
仲儒二君甲午首夏儲中子招何惠二君暨余爲公餘
之會且笑謂余三君子熟于經史願得聚談以廣多識
余適以安溪座主召不及往因以正之姓名質中子中
子亦疑而不決令質之何與惠明日來復亦莫能決焉
余嘗考正之姓孫王曾集中有孫正之又有孫少述其
事跡頗類一人然考之宋史隱逸傳有孫侔止稱字少

述不曰字正之故疑莫能決也他日偶閱宋文鑑有林文節希所爲孫少述傳乃知少述卽正之而歎爲宋史者之無識而爲古文者之不可無所師授也正之生平無所表見行雖峻然近于狷狹屢爲名公卿所推薦並以祿不逮養絕意不肯出夫孝之大者在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彼區區祿養特孝之一節不足守也其終身不仕道固未能行非附見于曾王之文則名亦幾湮其所爲文章雖多亦不傳于世則其生平所重固不過于曾王所推奬者舍此不書則其人無可引以爲重而不能傳矣希字子中仕至吏部尙書同知樞密院事晚雖

依章惇以起旋乗惇助呂文肅遂爲惇所逐然嘗熈寧中實與陸農師佃龔深甫原等學文于荆公故其爲少迷傳特敘其與曾王同知名又敘云初名處字正之安石所謂淮之南有賢人焉曰正之余得而友之者蓋深于古文之法能知所重固宜惇欲求掌制如蘇軾者而當時直以希當之也彼爲宋史者各去名處字正之一曆匪徒不能爲正之重併使世不知正之少迷爲一人豈不謬哉附記于此以示後之學爲古文者焉

題坊刻通鑑綱目後

功令以通鑑綱目論試士

國初之善政也士之苟且者止覽標題則坊本綱目之刻未善也按通鑑綱目附刻發明書法考異三書所以辨綱目之義例而發明書法二書尤重如經之有傳不可以或缺集覽正誤考證質實四書則不過釋綱目之故實而無關于綱目之指歸者也綱目一書㫖以定千古之是非得失而典故則非所重書旣重大流布爲艱但當以前三書附刻而後四書則從姑舍程子云春秋之書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綱目之書彷春秋也學者至于能讀綱目則區區字句豈猶不能通曉乎卽一二艱奧者不能盡知其于

是非之義固無害也又今坊本並附前編續編僭帙居
三之一故書益浩繁而治者益鮮
功令因之不以此書試士其爲厲于學者甚矣夫續編之書
出有明彭文憲商文毅邱文莊諸公雖未必盡合于紫
陽亦必不至于大謬附而刻之以存故實可矣前編一
書則舍仁山而取渭上南軒之陋說其甚陋而可笑者
于舜五十歲則大書虞舜孝慕瞽瞍夫孝慕豈可繫之
某年哉孟子謂五十而慕蓋謂舜老而猶慕父母耳豈
至五十而始慕而五十後又不慕乎于堯七十一載何
所考而以流四凶繫之旣書流四凶矣七十五載又書

流共工七十六載又書竄三苗則前所書四凶誰耶且流之一字惟共工爲然亦不得概被之四凶也何所考而于紂之七年書西伯有疾且連書曰世子發與弟旦孝養則又與書虞舜孝慕之陋同矣于周懿王之二年書周室衰微詩人作刺夫王室衰微非一朝一夕之故豈能定其始于何歲乎詩人作刺則五子之歌已然不必至西周而始然也即西周之詩亦烏能定其作于懿王二年哉其他謬妄蓋不勝舉如此數條則文理亦都不通是非筆削之大又不足與論矣山林學究輒乃妄擬綱目刻者不察使之並行其陋亦無異于軒巳大抵

綱目續編可作而續非其人則爲僭綱目前編不可作而強作之則爲妄爲陋續編何以可作朱子固嘗續春秋矣續之而得其人亦猶朱子之志也前編何以不可作古人固未嘗作矣洪荒以來古史荒畧雖孔子不能作唐虞三代載在詩書雖孔子不必作雅詩既亡則春秋已作矣春秋以後威烈已前則紫陽涑水所嫌而不敢續者也作前編者將何居焉孔子所不能作者而彼作之孔子所不必作者而彼作之孔子所已作者而彼攺作之涑水紫陽所不敢作者而彼儼然作之彼何人斯豈聖于孔子而賢于涑水紫陽乎其亦甚可憫笑矣

削而去之豈特南軒即仁山亦當從此例也然則三代
以前掌故不當有所纂記乎　曰纂記可也用綱目體定
是非不可也如劉氏通鑑外紀羅氏路史自爲一書備
多聞之用則亦無惡焉耳約計綱目全書不刻集覽考
証正誤質實四書省卷裘十之五再削前編又省五之
一覈今所刻大約十之四耳于綱目義例既無缺晦而
購之者雖寒士不窘于物力讀之者雖中材不苦于浩
繁流布日廣治者日衆天下之人盡得見三代以後之
是非天理明人心正綱常不紊教化可與其于
國家文治不亦有少補也哉

明都憲陳公誥命跋

明之季世中官以礦差榷稅擾天下其後榷務已歸有司而其黨潛相猶請監督湖口巡按宜興陳公糾罷其事西江賴焉既吾邑先達觀文柔先生巡按兩浙以事撻指揮烈帝念世亂右武詔西臺會中樞議其罪時陳公已爲臺長獨言軍官多不法按臣宜得治捕疏三上不從削籍歸卒不撓心壯其風節嚮往之明祚既訖

國朝鼎興又數十年矣余官

京師陳公曾孫工部以年誼來謁其弟給諫繼至交益親蓋昌黎所謂賢者之後思見其子孫也一日給諫出公

都憲誥命屬題其後公名節爲天壤而此册爲倪文正撰文董文敏書可謂三絕蓋希世之珍一見爲幸况附名簡末也哉嗚呼明之衰也未嘗無人而終于不競誥命中所云碩果黃芽豈勝三歎後之覽者可以觀世不獨爲陳氏家寶而已遂書而歸之

書何楚玉先生廬墓記後

孝爲德之本所性而具宜無不用其情者然聖門如宰我已有喪久之疑三代之季如是則後世可知已親炙于聖人者如是則無所觀感者益可知已豈世教衰世風薄習尚足以勝其性耶若何先生者其不失其性而

克循其道者乎生十二歲而孤泣繼以血天性而少成

矣毋疾嘗糞以審閒劇旣沒而廬墓三年值逆藩耿氏

之亂賊大至人民逃匿村落爲虛獨守冡不去顚沛必

于是東坡所謂怯者豈能之乎我

國家

列聖相承孝治天下

今上躬行三年之喪臣工在位者親喪並許終制隆古之化

將復見于今如先生者表厥宅里樹之風聲教化將有

所助不可使至行終閟于幽藪也先生諱復漢字楚玉

以諸生終子四人其長人龍康熙辛卯科首舉于鄉癸

已成進士入史館改禮部郎中皆唐時所推華選次人文亦被舉孫十人舉於鄉者四曾孫二十人其長者亦舉于鄉矣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由其類以及子孫之富貴天之厚先生以教孝者何如耶然則世之怠于孝者豈惟薄于仁其于祈天亦不智甚矣覽是記庶戚戚于心乎

書方靈皐曾祖墓銘後

篇首三句家于桐及副憲公遷金陵似俱未穩散體文自明嘉靖以後偽體盛行謬爲減字換字法以示新異而文理貫未可通相沿至今賢者不免如桐城止言桐

則嘉興有桐鄉嚴州有桐廬南陽有桐柏四川有桐梓後之讀是文者烏知其非桐鄉桐廬桐柏桐梓耶此減字法必不可用也副使道易以副憲則世俗于副都御史亦有此稱後之讀是文者烏知其非副都御史耶此換字法必不可用也嘗歷考史漢八家文惟州名縣名本係一字者始用一字若本係二字斷無減去一字之理官名亦必實與古官名相當者始于開議論詞藻中偶一假借若如碑版敘事之文從無不用本朝官名之理蓋官名古今變置不同未可漫用至于副憲俗稱則從未見之古人文字豈可用哉且孔子論辭必求其達

如減字換字則作者之意不達讀者亦不能達其意非孔子修辭之法是以君子不用也大作于此二者未檢點者甚多故詳論之宜將全集逐一查改乃佳倘疑鄙論迂濶請將史漢八家文細閱一過即知其是非矣又金陵古無此地秦始置縣旋改秣陵自秦至今千六百年惟唐初曾復此名亦二年即改不可用也且後敘太毋之葬又稱江寧則金陵何地江寧又何地耶換字法之弊其不可有如此者愚性狂直知我如君必不爲怪

書葛貢士壁宿考後

功令三場取士而衡文者止閱時文于是士人苟且經史高

閣足下能讀史併求其間不易得也但謂史記天官書無壁宿所疑雖是其實不止無壁宿東方第一星之角宿卽無之矣至謂史記天官書分二十八經星屬于東西南北四宮則不盡然以二十八舍主十二州盡分野之說耳未嘗分主四宮也史記謂東宮蒼龍房心蓋以蒼龍房心爲主若亢氐尾箕特與餘星類及之而角且不與所謂大角非角也謂南宮朱鳥權衡蓋以朱鳥權衡主南宮餘星亦類及之耳權軒轅衡太微而井鬼諸星非主星也謂西宮咸池曰天五潢蓋以天五潢主西宮天五潢者五車天潢而奎婁等七宿亦僅與天旗天

弧狠諸星類及之非主星也謂北宫元武虛危蓋以虛危主北宫而營室斗牛婺女皆不過與羽林天軍等類而及之即有壁宿亦僅與斗女諸星等固無關于北宫之主星也旣非主星則其偶遺而不載亦不足怪以今法求之周天之經星不載者多矣其甚大而著名而遺而不載者如紫微宫之鉤陳華蓋太微宫之內屏常陳並不載天帀垣數十星止載天帀四星帀樓六星而已四宫所有若角平道衡柱庫樓招搖梗河從官積卒左右旗漸臺輦道女宿下十二國外屏土司空天大將軍天船大陵卷舌皆無有則壁之見遺益不足怪矣且室

必有壁室固可以統壁春秋元命苞謂營室十星今法

室壁各二星于十星中止求四星則室能統壁也明矣

室壁星數無定固不可稽即星名亦無定爾雅言營室

謂之定詩亦止言定之方中不言室也史記謂營室爲

清廟曰離宮閣道是離宮閣道即營室也今法別有六

星名閣道而以營室上六星兩兩相比者爲離宮室宿

既無專名安知其中無壁就衆說參考之則元命苞之

說近是蓋營室十星則以今所謂室壁四星與離宮六

星合之正得十星而壁固已在其中矣夫星絜于天孰

命之名蓋皆術家訛立之用以紀天行之度可也必求

其實爲某星則僻說王良與十二國名商周之前何以

命之其名之參差蓋未易更僕數而亦不足稽考也若

謂欽天授時虞書所首重夏正月令璧爲中星不可不

考然虞書四仲中星在二十八宿中惟虛與昴耳火雖

指心未嘗名之以心鳥則鶉首鶉火鶉尾共爲南方朱

鳥兼柳星張翼數星而成形而亦未嘗舉數星之名也

月令所紀十二月中星則弧建星咸在不專于二十八

宿使弧建星偶遺而不載未必考之矣蓋史記天官書

止據甘氏天文星占至漢書天文志兼用石氏天文書

尙無壁星其後二家書莫能分別統謂之星經今所傳

者又缺其半鬼料竅所增已多後人之離析而增益之者又不知幾何後漢書雲臺二十八將傳論謂先世傳聞以配二十八宿傳聞之語固不足據而圖像雲臺實三十二人則二十八之數豈定數哉

穆堂別稿卷之四十

臨川 李紱 巨來

題跋中

謙德傳跋

從來古帝王德隆道洽告成功于天地則有封禪之典登泰山禪梁父啟金泥玉檢之藏飛英聲而騰茂實厚福慶以篤民生蓋七十二代之君踵相接也至若文德武功巍巍蕩蕩深仁厚澤洋溢中外一時公卿士庶沐如天之化際明盛之休相與崇尚尊號以抒悃忱蓋稽古放勳重華之稱文武聖神之頌而竊仿其意有唐以

來賓始行之以後奉爲故事焜燿史冊紀颺頌于廷陛

聆謳歌于草野尊親之戴四海同風用以敷揚至治潤

色鴻業誠盛典也我

皇上臨御五十餘年兢兢業業日以敬

天法

祖爲念旰食宵衣上奉

慈寧宮備極尊養敦睦九族協和萬邦勵政勤民正禮作樂宇

宙登于仁壽天地底于平成誕敷文德煥乎有章

綸音宣布與二典三謨光昭天壤每歲

臨御經筵講求治平之要崇儒重道躬詣杏壇行釋奠之禮

萬幾稍暇即綜覽羣書上自典墳下及子史百家天文
地理樂律象數靡不探頤窮源條分縷析勒爲成書昭
示萬世至于除殘去暴大奮武功蕩平三藩綏靖海壖
三征噶爾丹躬親臨寒不加衣饑不再食以
萬乘之尊與士卒同甘苦六師用命雷掃風馳會不崇朝凱
旋告
廟東西朔南聲教四訖殊方異域梯航萬里重譯來朝幅員之
廣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然猶軫念民生普天之下一
夫不獲咸在
帝心黄淮合流爲東南之患規度形勢指授方畧河伯效靈

河工奠定穡事爲民生大命每歲必
親祀
天宗以祈穀實比年以來野兆多魚史書大有蠲租賜復惠澤
頻施平獄寬刑欽恤備至耕鑿作息之民固已熙熙然
見唐虞三代之風矣若夫造士作人闢門籲俊屢增解
額
特詔開科
御製訓飭士子文頒示天下釐剔官方內外大吏下至州縣
末職並引
見殿陛量材授任揚清激濁大法小廉吏治旣醇四民樂業

和氣致祥百靈薦祉膏雨降瑞麥登榮光四塞河潤千

里山川嶽其貞瑞雲物吐其光華升中告虔崇檄進號

此非其時矣乎乃康熙二十三年詞臣曹禾請行封禪

之典

皇上反覆再三竟不允行昔建武先却封禪後感會昌符復

議行之

皇上執德弘信道篤超越古帝王賢倍倫等或謂封禪之事

功成告天帝王躬行之非臣下所能請至于尊號則出

于臣民拜手贊揚之意以彰駿烈鴻休茶之者無私受

之者不愧昔唐宋之君功德不逮

皇上至遠也然天寶元年感靈符之應遂上尊號宋元祐元年秋七月乾興元年春二月以羣臣請亦上尊號矧我

皇上功德至隆咸五帝登三王告

宗廟而名正質臣民而言順用垂鴻號何多讓焉乃自三藩蕩平之後羣工即請上

尊號其後平臺灣則又請平噶爾丹則又請四十一年十二月憲臣等公疏請四十二年正月諸王及文武大小臣工以

聖神文武大德廣運皇帝尊號合疏恭請四十四年五月科道官又公疏請五十年三月諸王大臣等復合詞籲請

我
皇上謙德冲懷溫綸慰答並堅辭不許茲届
萬壽六旬久道化成時雍風動諸王臣民復合詞爲
尊號之請
皇上卽俯順輿情慰率土臣民之望惬天下愛戴之心適足
以光昭至治垂示無窮乃
諭旨諄諄允恭克讓堅不允行惟
萬壽聖節陞殿一受朝賀而已其他請立碑文則却之請建
宮亭龍亭則又卻之謙冲之德久而彌光蓋自有書傳
以來未有若斯之盛隆者也仰惟我

皇上于堯舜事功之外探天性之秘奥抉聖道之淵微于十六字心傳默契無間故能不尋虛文不蹈故轍無論唐宋空名屏而不居即七十二君登封告成之典視之泊如也臣等生逢盛世幸際昌期不克仰贊
高深于萬一而謹誌其大畧如此

保泰卷跋

臣等伏讀前後
詔旨仰見我
皇上憂盛危明保邦制治之心抑何有加而無已也
皇上躬承鴻業手致太平自南定三藩北掃朔漠以來內修

政事而安民察吏措置極其周詳外盡懷柔而奮武揆
文德威無不宣播因之天不愛道而風雨以時地不愛
寶而嘉祥屢見海外賓服域中晏如措天下如磐石之
安致社稷若苞桑之固世運之泰至此極矣
皇上處豐亨豫大之世存朝乾夕惕之心事事切于誠民時
時期于物阜上諟天命下顧民嵒夙夜孜孜不遑暇逸
今恭逢
萬壽天下臣民雲集都城共申慶祝正與民同樂之時也乃
聖心靡寧
諭旨諄切一則曰惟願臣清子孝兄友弟愛讀正書勉職業

國安民治盜賊寧息再則曰萬姓安即朕之安天下福
即朕之福履薄臨深之念與日俱增至于
臨軒策士又三致意焉大哉
王言雖謨典所載未有若是之深切著明者然而
皇上之憂勤惕厲非自今日始也前此康熙十年十月
上謂講官熊賜履等曰人主勢位崇高何求不得但須有一
段敬畏之意自不至于差錯即有差錯尚可省改若任
意率行遐不加謹鮮有不失之縱佚者朕每念及此未
嘗一刻敢暇逸也
皇上之不恃崇高而心存敬畏未嘗稍自暇逸也如此康熙

二十八年夏旱

皇上深宮齋戒

聖容清減旣而各省得雨羣臣以勞瘁過甚請

臨幸暢春園頤養

聖躬

上曰朕可與他人比耶先人而憂後人而樂理固宜然今近省固已得雨北邊蒙古盛京烏喇寧古塔諸處更切于懷因此憂勞以致羸弱人或可欺天亦可欺耶倘荷天之澤皆得霑澍朕自出行也康熙三十四年六月霪雨連綿

上曰雨太多慮傷禾稼朕思天時與人事恒相感召未可謂

災沴為天時適然之數全不關于人事也明日傳九卿詹事科道集議政事有宜興宜革者令各抒所見奏聞時廷臣以時方盛暑乞少紓

皇慮

上復曰堯舜之時猶有都俞吁咈蓋已治而益求其治已安而益求其安古之聖人兢兢業業始終如一朕朝夕以此警惕于衷三十餘年以來未嘗一日少自寬假亦有請間日理事者朕不以為然惟存恆久之心時時乾惕耳朕思地方間有荒歉正可動人警戒之心古人所謂遇災而知懼也夫水旱災荒時所恆有

皇上不以為偶然之事而恐懼修省也如此康熙四十五年

三月

上以三冬少雪入春不雨

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朕總理幾務甚久年歲日益乾惕滋深自去冬無雪及今春深尚未得雨地氣燠燥不和又雲色多細縷狀此非僅無雨且恐別有變異與其有變而後講求不如君臣于未事之先將政事得失任為已責竭誠攄悃詳加討議之為當也但數語頌揚虛辭省改未可即以塞責夫民為邦本食為民命朕自東作以至收穫廑念靡寧迫秋成以後歲果豐登然後此心少釋若有歉收之處

卽別爲籌畫爾等俱係大臣或司言職事有闕失各宜直
陳
皇上未事綢繆而念切民依也又如此總之
皇上不狃一時之安而必欲貽萬世以安不徇一已之逸而
必欲予天下以逸不恃一事之得而必欲事事之皆得
故持盈保泰有頃刻無間于中者夫自古所稱郅隆之
世莫如堯舜當日上有欽明濬哲之主下有亮釆惠疇
之臣亦云盛矣而君臣之交相儆者不曰無教逸欲無
曠庶官卽曰克艱厥后克艱厥臣甚至賡歌颺拜猶懷
叢脞之虞聖人之用心大槪如是然堯舜之世洪水方

剖黎民阻饑非若

今日之淮黃底定百室盈寧也堯舜之世草昧初開文明

漸啟非若

今日之漸摩已久親遜成風也乃運會之盛過于唐虞而

儆戒之心勤于堯舜從來盈虛消息天道之自然惟聖

人能持其盈以留其有餘故可以久安而長治古聖人

之作易也于大有之後次之以謙次之以豫孔子序卦

傳曰有大而能謙必豫明乎有而不矜其有是以豫也

以古聖人之書合之

聖天子之心不誠與之同揆也哉蓋由

萬幾之暇精研經史凡千古帝王政治之得失聖賢理道之
精微靡不兼綜條貫于中故德愈崇而心愈謹治彌隆
而惕彌深載見之詩曰以介眉壽永言保之又曰俾緝
熙于純嘏其我
皇上孜孜保治之謂歟

教化卷跋

右臣等伏讀三月二十五日
詔旨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兢兢于化民成俗如此乎
其至也書曰惟天陰騭下民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又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盖非徒遂其生必且復

其性焉在昔堯舜之世旣設司徒之官敎以人倫又申命以勞來匡直輔翼之辭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又慮司徒之命未能徧及鄉國也更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申之以孝弟之義老者衣帛食肉班白者不負戴于道路三代相因其法益備于是秀民之列膠庠者蔑勿循循知齒讓矣而村野愚民身不被詩書之澤無從督率化導又命道人以木鐸徇于路以振文敎而周禮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敎于邦國都鄙乃縣敎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敎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敎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敎其所治民令比閭族黨互相保恤人倫

明于上小民親于下唐虞三代之隆化行俗美由此道也迨漢興舉孝廉猶爲近古又立縣三老鄉三老專主教民明帝臨辟雍行養老禮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圜橋門而聽者以萬計維時風俗醇厚彬彬有君子之風蓋古之爲教也如是止矣未有煌煌

聖訓進十五國之父老而面命之與父言慈與子言孝正教化之本明禮讓之原如

今日者也我

皇上臨御以來敬天勤民事事以堯舜爲法而孝弟之大原尤躬行倡率于上極天下之尊養以奉

皇太后而先意承志久而彌純至于篤厚天潢推恩宗室慈愛之誠有加無已化民成俗之原既已端之自上猶恐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聞教化者頒示

聖諭十六條通行郡國鄉邑之中每逢月朔令官師黨正明切宣講遠近齊民負販者弛擔而前秉耒者輟耕而聽又念士爲四民之首與行育德禮義相先尤庶民之所則效

特製訓飭士子文通頒學宮命師儒之官立章鏤于庭下而訓之教化勤拳雖唐虞三代何以加焉茲届

萬壽六旬大慶九州垂白之老不遠千里望

闕嵩呼四方和會自古書傳所紀上下數千百年實所未
有我
皇上慰答輿情陞殿受朝賀十七日先自
暢春園奉
皇太后還宮皇子皇孫步行扶輦十八日先率臣民朝
皇太后然後
陞殿旣身先天下而教之孝二十五日宴廷臣及直省赴闕
朝賀臣民年六十五歲以上者于
暢春園千四百席席四人
皇上親御宮門諭以敬老尊賢弗拘常禮又

命皇子皇孫年十五以上者傳觴勸侑其臣工年八十者民

年九十以上者

特許前席賜以卮酒又先天下而教之弟乃復

親賜溫綸諭以孝弟力田爲本務禮樂辭讓爲化源使歸教

其鄉里樹之風聲大哉

王言古未有也當是時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旣已各戴

覃恩旌其宅里而

王言所播雷動天隨不啻家人父子交相勸勉其在遐陬僻

壤舉踵思慕感激涕零而咫尺

天顏親承

聖訓者更不禁其歡欣踴忭書所謂明峻德親九族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者豈不身親見之哉易曰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蓋惟有聖人之大德然後享聖人之上壽有聖人之上壽然後成聖人之大化自非久于其道化亦未易言成也惟我

皇上以德致壽享歷彌長非三代以下人主所及故大化翔洽亦非三代以下所可幾自今以往萬有千歲眉壽無害漸仁摩義淪肌浹髓將使戶皆可封進于淳古又非初編所能盡記也

祭告卷跋

臣
聞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蓋王者
德業隆盛治道光昌而後郊焉天神格廟焉人鬼享幽
明合漠之故非偶然也粤稽皇古以來國有大慶則有
告祭之禮其巡狩征伐望禋類禡不在慶典至于常星
不見之夜祥光照室之期肇修祀典天地交通神人和
悅史冊所傳未之有也我
皇上道侔天地化洽神人咸五帝登三王文德武功被四表
而格上下平時敬
天尊
祖每逢祀典必躬必親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幸曲阜則躬奠孔林
幸會稽則親祭大禹羣祀咸修萬靈和協休哉至治久矣光
于神明矣茲
萬壽六旬普天率土莫不喁喁向風以身際太平躬逢盛事
歡欣鼓舞于光天化日之下民氣悅和至此而極以是
而交于神明其感格當更有出于黍稷馨香之外者乃
際此昌期
特修祀典因禮臣之請而
天地
太廟社稷

命大臣而行禮因
恩詔之頒而五嶽五鎮四海四瀆歷代帝王
先師闕里
遣重臣而分祭燔蕭灌鬯咸格陰陽玉帛犧牲交馳海宇凡
兹承祭諸臣莫不仰體
聖心寅恭肅穆以供乃事煌煌鉅典可不謂隆歟有唐開元
肇興聖節亦有報賽之文然黃冠土鼓僮息田夫洸羅
臨享未全古法賽白帝豈如祭
天地
祖宗之隆報田祖豈如祭名山大川歷代帝王之重所謂上明

元天光啟大聖下彰皇化垂裕無窮以今視昔規模大小豈得並論哉至若禮臣議奏不過循例將應遣官員列名上請已耳

皇上以鑒賞之事即寄之致祭之官差遣不致重複郵傳免于繹騷一祀事也而惜兵愛民規畫盡善于以知

聖天子沖穆之衷運六合于一心涵萬幾于宥密故隨所措施凡有裨于民者無不兼舉而並行之敬神即以勸民誠民因以凝休由是而錫眉壽介繁祉垂拱萬年與天無極豈非人和神悅之所必至哉

養老卷跋

臣等伏覩

皇上御極五十餘年一道同俗引年尚齒凡七十以上老人

恩例每逢

國家慶典徧行賜給光天之下化日之中含飴扶杖嬉遊

太平者多歷年所矣至是以慶祝集

京師

皇上稽古禮文肇行盛典國老庶老次第錫晏以示慈惠而

恩賚所及則荒陬遠徼罔弗霑濡蓋虞夏以來未有也

六經之言養老者書稱耆耈詩詠授几條目之詳具于

三禮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

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所謂國老者有六鄉之鄉老有卿大夫致政之耆老有三老五更之老所謂庶老者有引戶校年之老有司徒以保息養之之老有遺人以委積養之之老有司門以其財養之之老虞夏商之禮周人修而兼用之視噎祝哽執醬執爵羅氏獻鳩外饔掌亨酒正供酒稾人共食彬彬極盛矣願以其時考之王制言七十養于學達于諸侯周官言夫家老幼鄉遂大夫董其事月令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亦申命有司故王巡狩之禮就見止及

百年鄉飲酒之禮齒位秩于黨正凡天子春秋入學合樂所親行燕饗食之禮以養之者國老庶老度不過近郊數百里間而又兼考德行鄭氏註所謂老人衆多不可皆養者是也東遷以後禮制漸湮漢文始詔問民間長老八十以上賜肉九十以上賜帛歷代多遵行之光武建三雍之禮明章繼統尊事三老兄事五更號爲隆軌魏晉而降依做其議然辟雍所養特三老五更二人而羣老不與焉既非古禮之意而歲時粟帛之賜長吏怠事莫肯躬親甚至糠秕相半不可飲食延及唐宋登板授之官則濫給恩澤降存問之詔則空飾文詞四代

聖人以孝弟風示天下之意闕焉未講蓋二千年于茲矣

皇上遠覽古今事以義起于慶祝禮成特行養老之典上自公卿下逮甿庶咸造几筵古國老庶老之位也年六十五以上即得預晏周官六十有五不任役事之義也臣民則同日而別其班滿漢則分日而均其惠推恩訖于廢疾錫類下及婦人合九域之懽心介百順之景福燕衎者三日飫德者萬人此虞夏商周之所未能儷也

親臨閱視臣民八九以上手授巵

諸皇子皇孫率宗室子弟往來勸侑執爵饋食之文也

勅諭耆老俾各歸訓里閈儀禮大夫士老于鄉尊爲民師以
教鄉人士之式也登降則並集宗藩酬酢則不遺疏賤
降天潢而修子弟之職發
德音以培風俗之原協萬邦于孝悌力田措一世于和平
覧大敦崇根本導迎善祥此漢唐宋明之所不敢望也
至于方域遼廓則戒有司以時拊循塞徼遐荒則勅邊
吏所在存恤　臣等竊揆
恩詔所及蒙恩不下億兆人經費不下百萬計兒齒台背鮐
杖逍遥朝有三壽之朋野多百齡之瑞天人訢合中外
禔福其信然矣然則本之以誠秩之以禮教之以義將

之以仁一舉而衆善備焉董仲舒曰堯舜行德則民仁壽司馬遷曰煙火萬里人民樂業自年六七十翁遊敖嬉戲如小兒狀以今準古殆于兼之皆我

皇上老老之一心有以握其原而衍于無窮也臣民銜恩奏謝凡遵照成格恭報人數銀兩者概置不錄間采數章于後以附曠典鴻施永垂奕禩云

穆堂別稿卷之四十一

臨川 李紱 巨來

題跋下

蠲賦卷跋

稽古赦免田租始于炎漢嗣是以後踵而行之者多由水旱間以單輿或擇地而蠲或計分而免從未有國家全盛人民和樂普天率土共沐

皇仁如今日者也惟我

皇上踐祚之初即以天下治安生民樂業爲念宵衣旰食勤恤閭閻節用阜財務臻熙皥

御極五十二年蠲賑之令史不勝書如截漕平糶山陝之地
則由陸運閩廣之地則由海運靡不先時籌畫因地制
宜博施濟眾之德過于堯舜遠矣至蠲免錢糧戶部計
歷年所蠲已逾萬萬茲復大沛恩膏通免天下地丁銀
三千二百六萬四千六百九十七兩有奇又念戶口日
增撥解煩苦後先遞及遐邇均霑庶國用常充民生日
裕茲逢
聖壽六旬之期正輪免初周之日薄海有眾競赴
闕廷謳歌頌禱請正供通免
殊恩已徧于域中乃房地並蠲

新綸又頒于格外乾元廣大坤德含弘豈戴高履厚者所能
測哉自漢迄今上下近二千年其通免天下田賦者史
不數見隋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定唐武德四年以鄭夏
初平若貞觀開元都非無故而舉惟漢文帝十三年以
勸農免天下田租最爲近古至于房地租稅悉與蠲除
則數千年絕無而僅有者也蓋
皇上以三代以來未有之聖施三代以來未有之恩天無不
覆地無不載直使含生負識之儔無一不得其所而後
即安猶歉休哉盛蔑以加矣房租之免謹錄順天一疏
以概其餘至若地丁三年周免尤屬非常曠典所有天

下臣民謝恩章奏并採數則附載于後一以見
聖恩有加無已一以見輿情之歌頌爲最眞焉爾

開科卷跋

右開科盛典文武鄉會試及文武廷試制詳典鉅至再
至三臣等撰次成帙伏念是歲特科臣等或身蒙任使
分典試事或子弟被舉發科或身受
殊恩成進士列史館今復備員記注載筆之餘得仰窺
皇上壽考作人之化不禁抃舞之私自慶遭逢之獨盛也竊
惟聖人統馭天下其所分猷而共理者賢才而已賢才
聚于選舉而原本于治化之隆其涵濡也深則其發之

也彌盛其陶淑也久則其取之也愈多易曰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又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自古郅隆之世所以炳燿無窮也昔在唐虞皆以聖人登上壽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其風尚矣夏有顯俊之文殷有旁求之訓爰洎成周人才尤盛棫樸之時鄭箋以爲文王是時年九十餘故有遐不作人之頌兩漢以來文有賢良孝廉諸科武有剛毅勇猛諸選州郡勸爲天子親策之若乃進士之科肇于隋代武舉之設著于唐初建隆立殿試之規治平定三年之例分經閱卷至紹定而始詳三場條目至洪武而加密莫不甄拔幽遐助宣王化

然大抵限之以年歲拘之以成例非有特達之恩敦崇
曠典昭示來世也考之唐志惟天子巡狩封禪文學將
畧之士往往會見行在宋祥符元年東封車駕所經之
地特令發解考試四年祀汾陰崇政殿試及第出身三
十一人七年朝謁淸宮詔舉亳州開封五十人他如嘉
祐之祫饗熙寧之郊赦亦命諸路搜訪人才召試舍人
院要皆行焉而未徧徧焉而爲數未廣蓋特示曠舉于
一時而非本于壽考作人之盛治雖欲博覽遐收永垂
勝軌其勢固有所不能也我
皇上秉聰明首出之姿裕表正萬邦之畧體道凝神至誠無

息氛祲端于四國淑氣徧乎里巷沉濡渟渡五十餘年
民生累世相仍有畎畝衣食之饒無動容變色之慮洋
洋乎郁郁乎斯固鴻鈞之所以毓祥川嶽之所以降神
者也屢發帑金修
文廟
辛胭里釋奠
先師又躋朱子祀十哲之次
御製訓飭士子文示以躬修實踐砥礪廉隅之要反覆惓惓
家喻而戶曉敬經筍陳義府闡六經之旨發明朱五子
之書使千秋絕業煥乎若揭日月而行禁絕淫辭擯斥

邪說以端士習定民志慎簡學使暨鄉會典試之臣仍
歲以來增進學之員廣取賢之額

異數殊恩有加無已又復嚴科舉積習之弊風清紀肅實學
知勸凡所以戒用休董用威者甚詳而有則也夫本至
德以導之揚深仁以育之崇正學以卒之寬採擇之途
以鼓舞之嚴懲創之法以震厲之而又漸摩于數十年
之久以浸尋而衍溢之是以

聖教浹于肌膚淪于骨髓近自輦轂遠逮山陬海澨之間靡
不蒸蒸向風管絃鐘鼓之聲道里相望而其才之足以
備疏附奔奏先後禦侮者蓋不可勝數也歲在癸巳恭

進

萬壽六旬大慶四方之士景附風靡贏糧躡屩不遠萬里來

集京師相與稱兕觥祝

萬壽請建碑亭以垂永久夫豈作而致之哉其沐浴于教澤

者深而忠愛之誠發于心之所不言而同然也我

皇上運齊政之衡布垂天之網大生成之量宣昭曠之恩

特諭通行各省並舉

萬壽恩科鄉會以次而行文武均被其澤仍定例每遇十年

皇上萬壽正誕即加一科永著成憲又以文教廣敷各省取

中進士多寡不均或致高才遺佚

特諭禮臣以各省赴試人數奏聞

親加睿裁分省定額以昭公平周密之至意方歲之冬旅進

所取文武之材

臨軒次第策試之多士幸際昌期虎嘯而風從龍翔而雲集

揚

清問望耿光弭節天衢廻翔衡漢豈非千載一時不可逢之

良會乎夫施德匝于區宇至廣也取材畢于殊途至眾

也嘉數協于岡陵至久也甄選均乎直省至公也權衡

定于密勿至慎也聞之天不愛道則卿雲見地不愛寶

則器車作含靈仁壽鍾英孕奇將必有深厚雄傑倜儻

非常之才宣化承流旁作穆穆潤色太平之偉業鋪揚
格天之鴻休豈不盛哉至于天錫純嘏日月升恒億萬
斯年恩流罔數
誌
聖壽有無疆之休多士亦有無疆之慶洪輝芳躅史冊歲糚
踵事而書之固未有艾也謹附士子謝恩章疏于後用
王多吉士媚于
天子之盛焉

恤刑卷跋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好生是以聖人之于

民雖有弗率訓典自罹于法者猶欲委曲而開釋之凡以仰答天心俯全民命所以揚化理播鴻名丕集休徵永膺多福其端莫不由此也羲軒以上夐乎邈焉粤稽唐虞眚災肆赦式昭欽恤他若下車泣罪解網施恩合觀三代其揆一也赦過之象紀于周易三宥之典著于周禮疑赦之文并見于呂刑及王制夫其風俗成于下嘉祥集于上良由布德行仁助流政教也自漢迄明數千年來流風雖遠規制代興或以郊赦或以享廟赦或以封禪及國慶而有赦大赦則逮乎四方曲赦則專乎州郡復有遞減其罪異乎大赦曲赦之例者謂之德音

伐鼉鼓樹雞竿抒巽風洏解雨騰躍乎絳幡之旁廻集
乎畫臺之側吏投丹筆人脫赭衣可不謂幸焉然而澤
有所限則施之弗周恩不由衷則行之多壅出于權宜
者以爲要結之私術沿于故事者以爲奉行之具文未
有慶流旣溢之餘德被太和之會量極于八埏九垓令
速于噴九拊鼓恩意徧而有加盛典垂而罔數若我
皇上之隆者也我
皇上涖宇以來平暴亂禁哀刻輕徭賦勸農桑隆學教頒敎
令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沐浴膏澤而涵泳德化者五十
餘年矣夫驅其殘害而民知自安厚其物力而民知自

樂彰其禮教而民知自重然則觸冒禁網罹于有司之
法者蓋亦幾希而僅有
皇上又禁濫受之詞愼非制之刑嚴失入之令釋淹禁之囚
絶株連之累開自新之路設詳覆之職固已天下無冤
獄矣每歲秋審覆奏
臨朝太息徘徊詳審雖情眞之罪猶求其生或乃竟歲停刑
五十年秋
詔矜疑緩決者照例具奏情眞者仍停決所以憫恴元元者
澤至渥也癸巳之春恭際
六旬萬壽光天之下莫不嵩呼華祝額手稱慶涵煦太平前

歌後舞

皇上乃憫然動容念狴犴之內縲紲之徒猶有不得與于覆

幬之列者特

敕中外臣庶明邸並生之至意蓋自數十年來每逢

萬壽七日勿理刑名今乃寬期一月每歷十年永爲成憲復

頒恩詔肆赦天下輕者即行釋放重者亦皆減等其與

恩赦不符者又

曲賜原情從例減釋至于情事萬無可解者雖在監候亦復

停止秋審又恐有司奉

命需時

親發玉音諄諭諸司迹遵赦令何言之重而意之懇仁之至而義之盡也是故
綸綍朝宣陽和夕溥渙汗之號若風雲歡呼之聲若雷霆仁心與日月同懸盛蹟與乾坤並久猗歟休哉覽夫三五六經載稽之傳方斯蔑矣夫有好生之心必有刑措之治何則湛恩愷洟淑氣濡潦誠有以濬發其感愧之心而大作其協中之化也且夫至誠所以動物盛德所以格天蓋孔子曰仁者壽夫仁之所謂壽者豈惟植本清凝堅固不拔而已矣其哀矜惻怛之意足以默當夫天心而純嘏之錫有不自知其所由然者行見億千萬載

申命用休長膺有秩之祜永底烝民之生矣夫寬刑宥

罪其于

聖德高深直緒餘耳然而巍巍蕩蕩無得而名絕迹殊尤配

天罔極　臣等珥筆而書用仰窺萬一云爾

時雨瑞應跋

先是二月初旬臣民經營規度結綵張燈鋪天繡地彌

望無際畫閣飛梁川原相屬蔣疏網戶衢陌交通而典

禮重大距

聖壽時日尚遙咸慮風雨載途淋浸霑漬無以光萬年之盛

典又四方臣民環集無算耆老扶杖婦孺攜持溢巷填

闓肩摩轂擊而公卿以下各以蟒袍補服奔走執事倘

衢泥霑雨何以盡萬國之歡心乃禱旭暄姸連旬決日

比送

鑾諸禮既集呼嵩祝華大典告成然後甘霖徐沛二十二

十三兩日與雨祁祁既霑既足麥苗懷新郊原綠徧焉

初

皇上聞臣民建壇祈福以祝

萬壽特傳

諭旨令所在祝釐者當祈雨暘時若民和年豐毋遺萬姓以

私一人至是甘澍應時而臣民驚歎謂
聖心與
天心感應相通若合符節云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其德先天而
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書陳庶徵配于五事曰肅時雨
若曰乂時暘若曰聖時風若人事修于下天道應于上
非偶然也夫民爲邦本食爲民天年穀順成歲登大有
使百室盈婦子寧國家之瑞孰有大于此者哉敢書時
雨爲瑞應之首

瑞應卷跋

臣
聞聖人之世雨暘時若庶草蕃廡景星慶雲揚其輝

鳳儀獸舞呈其瑞雖帝王不修嘉祥不徵符驗不致四方荒遠奇異之物以爲休徵然而史書所紀載草野所謳吟傳之永久恒班班可考則瑞應之所由來豈細故哉我

皇上秉聰明聖智之德致使雍風動之休自

御極以來五十餘年夙夜憂勤孜孜罔倦凡所以參贊天地怙冒羣生者靡所不至迄今四海晏安民多康樂物無疵癘而禎祥之應亦時在人耳目間豈非

聖人德盛化神之所致歟往見四十二年

皇上遣儒臣祭告南嶽修建廟宇功成之日復

御製匾額碑文懸立殿庭時嶽廟厚載門外梓樹一株大數
十圍枯已數年自奉
旨建造相度之日忽爾重榮扶疎翠藹視昔逾茂遠近驚異
以爲梓材冠衆木之首衡嶽主壽星之次今效靈獻瑞
爲我
皇上無疆稱壽之慶顯而有徵此瑞應之見于數年前者然
也迨乎癸巳正當
萬壽之年乃于元日金蓮花盛開碧葉黃英敷榮吐豔伴瑞
莢于彤墀雜靈芝于青瑣蓋是花秉中正之德不時于
夏孟始開而茲則發于歲朝抑又奇矣若夫

萬壽聖節億萬臣民歡呼踴躍咸集
闕廷陳設供帳數十里爲祝釐之舉當此之時日朗氣清
纖雲不起及
大慶禮成閱三日而甘雨滂沱田疇霑渥不先時而降不後時而至則以時雨爲天之瑞也無疑矣若夫嘉禾瑞麥豐穰之徵偶見于史冊然雙岐兩穗已占休嘉三岐五穗實爲罕有乃黍與稷翼之中翹然挺秀應期疊產
屢呈
御覽嘉動
天顏坤道資生上承天施大順之世地不愛寶託之禾麥以

顯其奇謂非地之瑞歟天地之間惟人爲貴箕疇五福

壽乃居先昔人謂化國之日舒長又曰治世之民壽今

黃耇台背之倫服疇食德坐享天和誠不可以數計至

于年登百歲者尤爲天地篤生之奇歲不數人史難迭

見乃癸巳逢

大慶之年甲午值貞元之會而督撫先後題報兩年之中

蒙

恩建坊者至數十人之多和氣致祥壽昌叶應然則百歲非

人之瑞歟是皆我

皇上體天地之德立生民之命深宮繪耕織之圖郊壇有祈

穀之典者老有粟帛之賜故天降時雨地獻嘉禾而人之沐浴膏澤者亦優游于光天化日之下而咸臻上壽也宋符瑞志云體睿窮幾含靈獨秀謂之聖人所以能君四海而役萬物使動植之類莫不各得其所又曰龍飛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符瑞之義大矣自昔帝王之興羣瑞必臻惟在上者建中和位育之功盡裁成輔相之道張弛運量實與天地同其流乃能畢致休祥章璸若是耳彼夫明璫翡翠　奕未嘗不在梯山航海獻琛貢賮之列而臣則　是侈言盛世之祥符也

穆堂別稿卷之四十二

臨川李紱巨來

四六文上

擬

上以國書有關文治

特命儒臣翻譯音義呈請

聖裁賜名清文鑑

御製序文垂示萬世羣臣謝表 康熙四十七年

伏以

聖教誕敷萬國煥同文之治

皇謨丕顯羣言會殊俗之歸
赤文綠字之奇儼授圖于天老
玉檢金泥之秘驚揣篆于龍威爰觀文以化成乃著書而
垂統揮毫志喜簪筆爲榮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
言竊惟羲皇畫卦肇開文字之原倉頡製書亦倣形聲之近仰以觀諸天象或星宿以名家遠則取諸物情間鳳龍之迭出嘉禾瑞應則垂穎可摹薤葉文奇則倒披莫辨迨夫李斯小篆漸遠皇初程邈隸書尤趨簡易飛白本于蔡氏曳縹緲之晴雲章草盛于張芝出淋漓之風雨旣變本而加厲漸踵事以增華至于太學之五經

猶備古今之三體其他異製抑又難名貝葉文多空費
鳩摩之譯石岩字幻每疑王烈之迷遂令宇宙之殊覩
久歎古今之缺典況乎東西南北地別于四荒嗜好語
言勢殊于萬里寒煖燥濕之宜旣已因生而異俗耳目
心思之用固將各出以成奇彼此抽毫誠互覩而莫解
參差命簡雖睇視以何知豈人之未熟夫古今抑天之
所以限南北以故越裳重譯未聞敷奏之書西域三乘
僅著元奘之辨出化人金汁虛傳灑地成文馳緬甸竹
符不過沿邊示信未有會車書于一統普天共識元音
齊等切于五聲率土咸知義類如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禹文敷命

虞宇傳心

翺翔藝圃而天縱多能

涵泳聖涯而神靈首出

經天緯地咸欣文治之煒煌

就日望雲永慶光華之糺縵

宸翰陸離于秘府鸞玉散以珠聯

天章徧滿于寰區歎龍跳而虎臥猶謂

國書乃一朝之制當徧于光天化日之中編纂儒臣所
宜悉出以鳳閣麟臺之副奇光電燭將上徹夫斗牛天
道星廻亦洊周于歲月務使音從語轉語以意移庶幾
洞若列眉瞭如指掌分一十二字頭之例若網在綱比
三十六字母之標如燈取影平上去入爲沈約之四聲
開發閉收當邵雍之萬物直以古今創闢聿成宇宙奇
尤
特賜嘉名冠之
聖敘徧摩撰文雖勤百爾之同心甲乙丹黃悉本
九重之獨斷爲諸琬琰比天球宏璧之嚴襲以縑緗即大訓

元龜之重珠璣歷落金錯光芒俾百姓咸識

王言而庶民悉歸

皇極以視梁皇徵事僅爭博于臣工唐帝臨書猶借戈于侍

從豈足競茲鴻典宏此遠謨臣等學本儴鉛功慚削玉

問楊雄之奇字猶畏艱深校許慎之說文頗多紕繆惟

是清華地切因之學習年深倣元音而未成自疑鴂[illegible]

臨

國書而莫逮輒歎鴉塗虎僕三千肯負十年之學龍賓十

二猶知萬歲之呼欣盛事之恭逢媿微勞之莫效伏願

至誠無息

不見而章
精勤則周王戸牖之銘
乾惕則黃帝巾機之守
作之謂聖正治定以功成
述者惟賢卽紹聞而衣德大一統以建極將新羅百濟咸
在共覩國子之光崇四述以作人而禮樂詩書大同不
俟行人之掌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擬

上軫念民生留意東南水利

特諭浙江督撫相度地形建閘蓄洩仍多開支河以便灌溉

務使旱潦有備農事攸賚羣臣

謝表 康熙四十七年 己丑會試卷

伏以

帝命誓予策距海距川之典

王猷徵我繼于疆于理之謀

經營千里湖山碁分繡錯

飛灑九天雨露玉散珠聯東流競識朝宗南國于焉來極

萬家載色三祝同聲 臣 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

惟五行並用水原天一所生六府孔修穀乃萬民之命

自軒轅畫野九地攸分虞帝肇州蒸民乃粒禹敷下土

必兼色性之宜周紀職方尤辨江湖之浸十里爲成九

夫爲井冬官既別田疇八尺爲洫四尺爲溝匠人即分

深廣縱居下隰何如不竭之泉即有上農難恃無源之

水隄防蓄洩每需人王裁成寒燠雨暘遂補上天缺陷

况東南之奧宅居山水之交衝厥土塗泥維揚舊屬是

鄕稻蟹于越雄區當雲漢之末流正牛女之分野百谷以爲歸宿九重每用殷憂慨自後王德薄古帝風微身所莫親棄而不問宣房雖塞黃河無復北流車駕偶行濟瞿遂爲南嶽蒼姬青詔空煩安石之講求黃鵠歌興尤怨于戚之毀壞華信立捍海之塘馬臻規鑑湖之曲廢其舊跡遂祐萬頃桑麻築以新隄半 春花柳凡此偏隅興作多祿臣下補葺未有親策六飛之駕特宣兩制爰咨相土之謀代天行仁萬幾身切爲民請命四海心懸如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德合天心
功函地力
宵衣問夜星迴北極之垣
旰食求寧日轉南薰之殿
制作于焉定世用光大聖之元符
利用所以前民遠勝古皇之舊法
已饑已溺咨禹稷于羣工
人鞠人謀引養恬于萬姓
翠華所指則圖山喬嶽咸載毓靈

錦繡偹牽則三泖五湖並流胥澤謂江南財賦至重動關
海宇之盈虛乎江川澤雖多宜護水泉之出入民亦勞
止庶加惠于窮簷汝往欽哉遂責成于大吏
特發由中之詔聿宏無外之規由湖而嘉而錢塘導先荅䨇
自蘇而松而常鎭源溯荆溪藪吳輿之流七十有二望
具區之浸三萬六千因地制宜隨方面勢五百里川原
平衍溝渠之所可行數千年畎澮因循稻牐以時迭舉
小槽大瀦嬖餘三江白鶴青龍回翔諸浦南東其畝左
右有民彼何世之殊遭識此中之帝澤鸞蒿湖畔正鼓
舞以難言烟雨樓頭想謳吟之間作平沙如雪白芧湖

落萬里迴淺瀦迎霞黃浦波明千帶合從此桔槔聲靜
况漢陰抱甕之勞因之甄獲家盈豈隴畔操豚之祝望
際天菽粟青攙成堆想匝地風花香能作霧占年者稔
遇旱何憂偉哉大業洵獨斷以成功惠此小民倘遠謨
而善後古人可作前事不忘撩洗軍人始于沈度防田
都使奏自鐵哥治河之兵四千繞湖之田三萬沙隨水
落何妨日受兩潮船逐波搖豈慮年深十浦九歌勿壞
萬世無疆 臣 等志切臨淵識慚鑿水學賈讓治河之策
三者何先咸禹王濬畎之勤寸陰知惜溫飽顧非素志
憂道而不憂貧度支自有常經足民卽以足國河渠書

古馬遷之作會披溝洫志繁班固之文可按學非樂史
敢稱寰宇之圖才謝道元未作水經之注雖儌溝救莫
紀
鴻猷伏願
恩共波長
福如川至
穀貽孫子自今歷歲有之章
溥在河山振古仰無前之烈五風十雨地利旋應以天和
旅稻岐桑人事因之以物瑞田以人情爲質而禮耕義
種學耨樂安治已進于聖人天自得階而升而立立道

行殺來動和民亦遊于太上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擬封某妃冊文

王化始于閨門詩首關雎之什聖治嚴于宮壼禮崇褕翟之文用褒六寢之賢庶備四星之位咨爾某氏毓英華胄應瑞彤闈淑慎其身警雞鳴而待旦克昌厥後衍麟趾以發祥宜

晉崇班式襄內治茲以冊印封爾爲某妃爾其恪凜坤柔德
承天子有永彌深謙益祚日以進以无疆欽哉

又擬封某妃冊文

職分陰教維賢淑以攸襄禮重壼儀發嘉祥于弗替眷茲懿
德宜沵椒章咨爾某氏左海鍾華掖庭啟秀在坤之象法地
道以含章維德之行助天潢而衍慶久著螽斯之美用申象
服之榮茲以冊印封爾爲某妃爾其夙夜彌勤表正率先于
九御始終惟一光華長煥于五章欽哉

擬封某嬪冊文

皇緒攸崇爰重九嬪之列壼儀不忒用勤四德之求既衍慶

于多男亦助宣夫一德咨爾某氏秉心溫惠賦性柔嘉自佩珩璜式嫻詩禮映月華而長滿得滄海之明珠沛膏雨以無私賁天家之禮服茲冊封爾為某嬪爾其益勵謙沖善受天人之福祗承寵命長依雲日之輝欽哉

擬和碩某親王毋和碩妃

諭祭文

國重宗盟衆建屏藩之輔家崇毋德肇鍾震肅之良柔嘉既嗣夫徽音哀恤宜優于典禮爾和碩某親王毋和碩妃懿恭為性淑慎其身姆訓早嫻爰立銀潢之配壼儀不忒聿為朱邸之光祟邦仰化于鵲巢公族載歌于麟趾宜膺遐算益培

裕後之祥詎衆沉痾遽有考終之告几筵肆設奠醱維時嗚呼象服空存已黯河山之色龍章式賁庶增泉壤之光靈爽非遐芬芳來格

擬大學士李光地

諭祭文

皇帝諭祭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三級謚文貞李光地之靈曰國家當極盛之時必有名世之材出而居輔弼之任生膺殊遇歿受崇褒全眷顧于初終備哀榮于典禮仰四海于焉慨想百世爲之歆與爾李光地經術湛深躬行篤實清華早踐義問聿昭屬閩海之逆氛表疾風之勁

草孤誠萬里密陳進勦之宜贊畫六師旋奏澄清之績臣
衷何摯朝望彌高綸閣入恭玉堂游領佐十年之樞政秉
三載之文衡出撫兩畿遂長九列靡不竭其爾位精白乃
心旣政府以延登益勤勞其懋著嘉謨入告有沃心之功
儉德自持有匪躬之節至于天人理數朕嘗加意闡明惟
爾深索研求靡不虛心請益蓋惟朕知爾最悉亦惟爾知
朕最深比以六經爲道統所關衆說必折衷于一爰資宿
學助勒成書屢以衰老陳情何意耆終見告覽遺疏而震
悼緬舊德以盡傷命皇子以親臨遣大臣而襄事賜金營
塋佳謚易名藉一奠以寄哀豈九原之可作嗚呼芳筵肆

設令德不忘存順沒寧爾無忝大臣之風賞功勸德國亦有異數之恩惟爾有靈尚克歆享

掌院徐公屬擬此稿後掌院湯公又別擬一稿止采用天人理數六句自記

擬議政大臣正藍旗滿洲都統吳達善

諭祭文

皇帝諭祭原任議政大臣正藍旗滿洲都統兼佐領某之靈日臣子竭匪躬之誼忠慎爲先國家推念舊之恩典章斯在朕其備勞中外歷有勳庸固宜無間初終加之褒恤生膺錫命沒被恩綸爾某賦質忠誠居官勤慎早隨宿衛周

廬敬夜値之防繼佐領軍戎事飭清秋之肅屢當重寄益著小心奉賑遐方則恩如雨降刺姦絶塞則法並霜嚴酌銀粟之宜不憚艱難入告安牧芻之利務俾草竊無驚迨捕逃朔漠之遙乃俘獲百千之衆播聲靈于閫外克壯天威定版籍于師中弘宣上德用資折衝之畧疊加遷擢之崇晉掌軍機入叅廷議頃因微疾遽興退避之思每注恩存俾永優游之樂忽聞溘逝深用軫懷當爾危篤之初既上藥御醫頻加慰問迨爾告終之後亦奠觴歸賵備極恩榮皇子親臨大臣視事錫天閑之駟馬出內帑之千金爾無媿于官常國亦崇茲恤典几筵既設奠醊維時嗚呼勤

施有位開鼓鼙以興思恩恤無窮賁絲綸而炳曜爾靈不昧尚克來歆

擬鎮國將軍追封輔國公塔拜碑文

朕惟國家念舊本支有百世之恩天府策勛宗子寶萬年之固苟其肇功締造積有成勞而八代既遙聲施漸泯自非錫之綸綍何以垂示來茲爾故輔國公塔拜託體神明遭時草昧用能陳師東海收眾北隅張我始造之邦助啟維新之命軍外為二俘獲逾千當時慶賜雖行日久旂常未列懋嘉乃績日篤不忘環顧舊臣鮮知前事屬覃恩之四逮宜名德以重光錫以豐碑表諸故壟嗚呼功存王室固無遠近之遺恩

被家人豈有親疎之異故茲渙汗時膺展親且勸賢勞焉不亦休哉

擬四川提督加贈右都督謚襄毅馬見伯碑文

朕惟國家致治文武兼資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論步伐之齊必有熊羆之士苟其勤施有位功在疆場則生膺顯爵歿受崇褒所以錄前勞而勸後效典章斯在不可廢也爾馬見伯早習韜鈐奮身戎伍昔在偏裨之列已振武于六師洎淸沙漠之遙復折衝于千里積茲勞勩晉總戎麾師律克臧用銷伏莽邊垣式固不媿長城朕心實嘉賴焉命爾提督四川眷茲西顧當劍閣之岩疆直松番之衝要德威廣布屬

望方深旌飾甫移考終何遽追惟乃績深軫朕懷旣賜典以篤哀亦贈官而加秩考行易名諭以褒毅嗚呼河山如故雄牀坐鎮于九年壁壘一新後命僅周于三月穹碑載錫泉壤增光干城之選其益知所勉歟

擬宋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誥 治平四年

蘭臺石室舊傳典故之藏白虎銀麟妙占清華之選蓋文章侍從啟沃攸司毫素追隨賡颺獨密覛草則絲綸所寄珥筆則言動　非學有師承品追古式豈足與茲淸列叨此殊榮　具官司馬光學問深醇天姿忠質靖共有位以前賢爲可師揚厲無前雖古人而與

讓占久虛之等早宴曲江膺不次之遷旋趨中秘茲特授爾爲翰林學士錫之誥命洏以恩綸尙其益篤前修直追往哲爇燃五夜冰雪淨其聰明日麗九英錦繡爲其腸胃李嶠推文場宿老旋晉中書陸贄系機務宏猷實稱內相鳳凰池上方承雨露之深麒麟閣中尙待風雲之壯往欽予命以作爾膺

鄉試判語五條

舉用有過官吏

知人則哲未容冒昧以相援建官惟賢豈可偏私而曲狥藎五服五章之用再論而乃可加三載三考之條一

成而不可變既干共棄豈得同升今某朋黨爲奸阿私所好才非英布湯云既黜而乃封忠豈岳飛輒乃當刑而反用妄意薦賢之賞不知比匪之傷相坐何辭常刑莫逭

丁夫差遣不平

度地役民周禮載司空之掌計期遣戍唐書憑刺史之權苟釋富以差貧則急應晨炊必怨石壕夜吏或畏強而用弱將暮年城旦何堪絳縣老人今某操縱在心後先恣意不思及瓜未代小人何以能安況乎采杞告勞賢者猶然不免民雖至弱豈其任爾之所爲國有常刑

所必計期而致罰

致祭祀典神祇

夙夜惟寅舜典秩宗尤重歲時必恪周官祀典雖嚴蓋司牧所存社稷與民人並重而朝廷之制山川皆功德攸司有其舉之何可廢也今某將事無誠爲禮不敬妄云有道之世鬼且不靈抑思無主之衷神將安據冥譴猶云後也憲典所必先焉

私越冐渡關津

重門擊柝所以譏察非常深涉縈匏亦必相宜厲揭苟其入境而不問寧須陳利以誰何關下雞鳴易失秦中

之客蘆中漁父竟亡楚國之囚今某岐欲亡羊險而鋌鹿不念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妄謂今之關也將以爲暴在內地猶準法以從輕若邊陲當按律以加重

失時不修隄防

櫃閘以時啟閉官漕固利有攸行岸埽因地修塡居民實恃以無恐若宣房不築黃河湧瓠子之波若淮泗未防淸濟汎桃花之浪誰非赤子翦作波臣一望淸苗滙爲澤國今某職在防川情偏狎水非王尊之忠勇安能踞服以全民無賈讓之謀謨敢詆築隄爲下策欲紓民命宜肅官刑

會試判語五條

增減官文書

令出惟行經列三千之屬守而弗失史尊畫一之條事茍出于官司法卽關乎國體一辭莫贊豈容筆削于他人三尺何存輒敢重輕乎衆吏今某不揣鴉塗妄添蛇足西江欲借遂行洗刮之奸南山可移漫試通融之智抑知舞文之吏法重于六贓破律之民罪嚴于兩觀爾之感矣信不可知余豈私焉刑茲無赦

市司平物價

觀民好惡巡方有納價之文爲政均通入市有司平之

設貴之徵賤賤之徵貴雖善價以居奇貪者三之廉者五之宜折衷而不過今某旣溺市心遂忘古道何樓所市物論其可齊乎龍斷必登丈夫亦甚賤矣輒取十千之值不之千家將使五尺之童何由適市汝高索價吾薄施刑

不操練軍士

司馬九伐之法每寓講于四時豳風再纘之功亦其同于二日雖百年不用國家之法宜然乃六步不愆主將所司何事蓋有制之兵不可勝也不習之利其可狃乎今某謬寄閫戎竟疎軍政不念疆場未豫僭蒙大閱之

識河上逍遥鄭有棄師之失旣禰狩苑苗之不舉必坐
作擊刺之乖方軍旅之課子之失伍也亦多矣朝廷之
法我欲待三也可得乎

老幼不拷訊

秋育耆老春養孤兒月令爲之授饌八十日耄七年日
悼王制不加以刑蓋推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老將
耄及宜見宥于遺忘童子何知亦比情于不識今某哀
矜意泯慘刻性成不知恩有當全妄謂法無可貸豈剌
奸軍令既誅同舍之兒抑酷吏淫刑概子隨年之杖民
命將不堪也爾罪其可逭乎

造作不如法

弓冶相傳豈有箕裘之舊方圓所守豈無規矩之常苟涅巧以爭奇卽愈邪所自出或若廢而無用亦破冒以同科費有功而爲無功作無益而害有益今某愚而自用妄欲師心巧比魯般不敢以其親爲戲賢非墨翟輒思以其國相攻食焉而辦若事豈直天殃措之而失所宜且先國法